

神廟留中奏疏彙要

洪業題

第十二冊

兵部

卷十

卷十一

卷十二

神廟留中奏疏彙要

兵部類 第十卷

萬曆三十二年十月初二日

福建巡按方元彥一本爲奸民挾夷肆劫紅番據險互市懇乞

聖明亟定驅除以遏亂萌事先該臣巡歷漳州據分守道右叅政沈一中呈詳紅毛番住泊澎湖挾資互市請乞隄防并禁各處船隻下海免滋接濟爲奸緣繇到臣該臣會同提督軍務福建巡撫徐學聚看得澎湖要區爲漳泉備倭門戶亦島夷出沒處也嘉隆之變倭之侵閩從此而犯閩之勾倭潛此而通當事者議設舟師戍守誠重之也今紅番突至請市情形未易叵測防之可不預而絕之可不嚴乎我

朝稱貢者數國必如朝鮮琉球交趾其子入太學其國稱臣貢故文字始與

中華同此紅番者託名於大泥國乃習文則與朝鮮諸國同以不臣之國而習漢之文此其僞可知矣且此番涉於東粵香山已爲佛郎機戰逐始逃入閩以敗之番假請市之舉泊我內地給我商

民其爲犯順可知矣矧陽爲互市陰劫顧允恩等八十餘金旣罄掠無遺而夥伴二十一命又盡行殺害其爲賊夷又可知矣異哉潘秀之敢於携帶番文也夷族多類名號莫辨夫豈不知紅番原係不賓不貢之夷而公然與之主謀以互市釀禍階戢閩非逃亡淵藪粵人逐之而閩人容之佛郎戰之而

中國納之非所以柔遠夷而威叛亡也訛言一聞奸宄四出借例香山請泊他島即遣諭方行而接踵至如啟戎心而發大難向非藉

天威震懾此夷恐未逃歸而其禍不知所終者胡不以地方利害而熟計之夫夷國原有名數水程亦有遠近或逾數月始通或僅浹旬方至即呂宋必七日夜纔可入焉紅番不知何島有謂蘭國者有謂賀蘭國者何足與辨第其船所載悉皆毡罽其人多不食火又不爲饕殮之禮即方物出自彼方何所取而用之其不可輕與之爲市也明甚乃以市愚我民擅泊澎湖期與貿易而我中奸民亦被其市愚而爲之嚮導得毋以呂宋可通而澎湖亦可市乎不知呂宋以銀錢而易我中衣食之用我中亦取銀錢以佐軍國之需商民之歷風濤而涉險阻者非數百人結侶不能禦侮非數千金爲資不足酬費非數十商共爲一大船不敢長往直出萬死於一生而博此錙銖之利

以其半充

上供而以其餘資糊口耳今紅番據我澎湖內地爲市藉使其計得售民將難於遠涉之呂宋而易於近致之澎湖者夷人久居布帛絲縷之屬輕重長短稔聞價值勢必以我之平值而交斯時也遠則失利於呂宋諸洋近則受制於澎湖一島將見民利日削課稅立盡不知有司又何賦以包此稅中貴又何取何稅以供

內帑耶其亦啖於利而未之思耳通夷原非長策夷狄不可以

中國之治治之自古而已然矣漳民始販呂宋累數十年呂宋且爲閩人所制一旦改慮屠戮二萬餘命今紅番視呂宋爲強而性較呂宋最悍船以夾板爲名水戰莫之能禦越島而來連舟相繼今年二三船隻猶可遏防也明年爲十爲百何以處之今歲紅番一島猶稱互市也明歲此島彼島皆來何以應之漳之販於呂宋者去則稽察歸則盤驗南虛其硝礮接濟刀鐵貨賣若一從其市內地何人不往何物不售海防可無設而海禁不必問矣詎可開此釁端乎至於香山請例猶屬可恨查得粵中互市初議吊海貿易繼乃登山茆舍繼乃作禮拜寺繼乃建爲城廓又繼乃集諸洋之商通日本而潛行劫掠矣迄今粵東存亡隱憂特有待而未發耳談者至欲寢皮食肉於

百事之人良可慨矣若澎湖嶼立海島倭夷必經之地哨舡必泊之區我與夷互市則夷與我混居亡命之徒任其往來違禁之物滋其貨賣閩中竭不竭之賊以守此澎湖者悉棄以與夷矣澎湖不能守則金閩不能保則浙粵兩京皆夷有矣是閩固不得比於粵而香山豈得例於澎湖哉迺狃於目前曲爲調停之策謂請泊他島至以東湧爲議不知東湧實省會第一門戶險與澎湖均汎守亦與澎湖同澎湖旣不可許東湧其可許乎方今汎期孔亟咽喉要地島夷居之胡越雜處諭回已至再三返棹莫必其期藉令其來也以商何故而虜我民人其求也以市又何故而掠我財寶通商非其本意求市似有隱情萬一不悟其奸而聽其愚安知不爲嘉隆之變耗公帑竭民膏竟至噬臍無及而爲後世笑哉臣竊謂驅之不可不亟而守之不可不備者也大都通販之例一興勾夷之徒迭出嗜利者忘身家而勿顧亂法者視紀律如弁髦張巖啟豐未遠潘秀等釀禍復來庸非

國法未正而人心未儆耶合無請乞

勅下兵部覆議上請速令紅夷歸島不許潛住窺伺如不用命臨時相機便宜行事然後徐正潘秀李錦郭震謝虛吾等勾引劫掠之罪詹獻忠等潛通接之奸庶

朝廷威令懾服於外夷而

國家法律昭明於奸宄矣

臣按武王克商九夷通道孔子九經柔遠居一焉要在審其情形而御之也紅夷之入閩止於二舶非有逆謀明過不過貪漢物而爲奸商所誘耳然奸商始而勾引旣而欺給盡沒其貲而夷爲無告即守土大吏駭而問之侏離之音誰復能審惟通事之所顛倒成獨知之契已耳其勢不至於羊羶禽鹵不止也此疏爲萬曆三十二年事自後時時見告安知紅夷不爲閩之忿兵也哉

萬曆叁拾玖年拾月貳拾日

吏部文選司主事董應舉一本觸事陳愚乞嚴海禁厚卹任事戮力收功之臣以弭亂萌以風有位以保萬萬年治安事臣聞天下之患其來有漸其勢不可禦其初必有先見之士折其萌其後必賴忠武之臣收其敗其萌不折其敗乃成然而世重言之者恐無益而先受其禍也臣吏部司屬所職在知人察吏此外宜不必言顧有關一方係天下昔當其毒今且更甚不盡言之他日將

有不可支之患臣不得不言臣閩人也閩在嘉靖之季受倭毒至慘大城破小城陷覆軍殺將膏百姓於鋒刃者千萬而未厭倭之視閩如薙草焉歲刼歲焚殺有司將吏狼顧脇息而莫之誰何其後乃得戚將軍繼光者從浙提兵轉戰與俞大猷犄角漸次收復搜山索海悉智力獲孑遺至穆廟之世而閩始定其禍之慘烈而難收如此推其禍始乃由閩浙沿海奸民與倭爲市而寧紹大姓收其利陰爲主持牽連以成俗當時撫臣朱執欲絕禍本嚴海禁大家不利連爲蜚語中之而執逮問執逮而禁益弛於是宋素卿王直徐海會一本許恩之流爭挾倭爲難自淮揚以南至於廣海萬餘里無地不被其殘滅而閩禍始慘矣當時徵繼光無論東南粵閩皆非

國家有也臣聞刼數將至民生外心昔日東南之亂天地一大刼也去今五十年民又生心相率與倭爲市即臣郡福州亦有之福首郡也處八閩之脊而綰其會福州有事則八閩中斷而不相屬臣幼時聞諸父老嘉靖末倭四刼得志一夕談笑薄城下不過千人城上人股慄以上兵船啣尾閉眼欲走當時不得已至括金帛啗之揚揚而去當時幸城內無通倭者耳設有一焉爲之內應者城危而入閩之道不通將無閩矣今之與倭爲市者是禍閩之本也而省城通倭其禍將益烈臣聞諸鄉人向時福郡無敢通番者即有之陰從漳泉附船不敢使人知今乃從福興界出一人

得利踵者相屬歲以夏出秋冬歸倭浮其值以售吾貨且留吾船倍售之者意不可測也昔齊桓欲取衡山而貴其械欲修軍實而貴糴趙粟即倭未必然然他日駕吾船以入吾地海之防訊者民之漁者將何識別乎萬一有如許恩曾一本者乘之不賈白衣搖櫓之禍乎又况琉球已爲倭屬或內地不難反戈又有內外通倭者爲之勾引變何可測乎此非獨閩憂天下國家之憂也臣聞復非翻非牙孽穿屋螯蝮破山蟻壤漏海事有未作亂有未形况乎其已著者也使嘉靖之季早嚴海禁則王直必不敢自徽往徐海陳東不敢自浙往曾一本許恩不敢自閩自廣往東南受禍安若是烈也由今思之則朱執曲突徙薪之策勝於十萬之師猶當追錄而祀之奈何使蒙不白冤於異世乎戚繼光收復閩士庶幾十一於湯和况乎坐鎮薊門十五年一塵不聳不知省國家幾千萬錢糧全邊塞幾千百萬赤子乃生不蒙列土之封死不獲華袞之諡將何以勸忠勇而鼓其死力也嗟夫治時則文吏持議使先見之士不得終其謀世亂則武夫效死至治而復忘之

國之大患政在於此昔弦高犒師秦兵却走契丹沮宋萊公戒心今臣鄉郡通倭而臣獨言之則臣之家族必受其禍矣然臣不言則全閩禍而

國家亦禍語有之先事而言是謂不祥後事而言

國受其殃臣不敢避不祥之禍至於殃

國故敢冒昧上聞伏乞

勅下臣部早選才望有方略者爲福建海道專主海禁假以便宜凡惡少通倭有據及大姓出母錢資之通者皆重法以折其萌比於武王執鰥羣飲之義若海道能禁絕通倭無繇加銜進秩與之久任或照邊方兵備一體超陞仍乞

勅下兵禮二部議勘朱執當日因何受逮曾否嚴行海禁果無他罪止因海禁爲士夫所中乞爲申明建祠原鎮地方以風任事之臣詳勘戚繼光揀閱功次併薊門十五年不中虜患其功當比何人或併名將俞大猷一體賜諡使忠勇者樂忘其死今日之急務也臣復見

陛下聖德上符

世廟而

世廟末年東南多故當時

國家財力尙饒才武尙衆法令尙嚴而盪平禍亂猶尙如是之難今財力匱乏法令廢弛天下倉庫

如洗

國儲不能支三年加以建會倂順卑翌以俟遼東大捷報復方始粵山夷市變煽難知沿海倭患旦夕不測而虜未就封羌變時作水旱妖怪無處不有

陞下方舉萬萬年之觴大小羣工諱言職事臣不知將來之所終臣肉不足以潤鉞斧骨不足以填坑塹獨有報

國枯腸欲先事而吐以當唐臣千載之一鑑伏惟

陛下裁察而進退之臣無任狂愚待

命之至

臣按武王克商八蠻通道召公猶以西旅貢獒爲戒恐其窺伺內地或啟戎心也今閩中巨室家於海海商日引月長識者所慮雖海道嚴禁徒爲具文或如粵東之事因而稅之使利權操於上可乎

萬曆三十二年十一月初九日

聖明早賜乾斷以絕群訛以昭

國體以結播功全局事恭觀

天威遠震播曾授首籍其封疆夷爲郡縣

皇上武功之大二百年來所罕見也播平之後查明地界其事甚易其議似不難乃遷延四年迄無定說將一段偉功反虧全局臣竊疑焉夫邊疆之事惟督撫按臣見聞最真經度最便乃四川按臣李時華以事體重大例當引嫌控辭矣貴州按臣畢三才以身在事中迹涉嫌疑請勘矣始終推諉已極可疑迨

明旨責成督撫悉心處置毋得推托而又延緩至今撫臣郭子章則以會稿不及爲辭督臣王象乾則以移會不報爲辭今且群訛並興奸人羅學茂輩勾致狡目安順臣假以投獻啟釁見經四川巡按李時華特疏論列而枝緒益紛如矣然則地議何時結局乎夫地界細事也督撫重臣也以一細事而重臣掣肘督臣之見旣與撫臣左二按臣之見又與督臣左何以稱同心昭

國體又何以顯示外夷乎臣身不在疆場目不矚與圖難冥冥臆決第就各臣章奏亦自顯然可得

而言如水煙天旺橋頭五貢車里毛南京壩乾竹台等處此地屬遵義界內督撫同辭以爲應退還蜀此應取不待言也如千工堰一百零七處渭河以下二十六處督撫同辭以爲應歸黔與安氏此應予不待言也所不同者獨張八冊二十二處黔人呼曰張伯澤想即張八冊之訛在貴州撫按以張伯澤東隆上庄等係彼墳墓又切近大方宜與安氏在四川督臣以爲臥榻之側豈容人睡應歸遵義在蜀臣謂張八冊等處係平播後設立屯田劉勝受金銀二千餘兩盜賣與安疆臣故不宜予在黔臣又謂前地係應龍祖父楊相所與疆臣祖父安萬銓所受管轄又非一日故不宜奪此其不同處所當擬議者耳以臣愚臆平播之後

天威燁赫在安氏方有震鄰剝膚之懼何敢行賄割地而劉勝何人非能主持播事者彼安得賂之而此安得與之此其故殆不可曉按臣畢三才指爲一偏之辭兩造未備難以成招豈爲無據之言哉然此猶臆論也夫

國家萬里幅帙際天蟠地原不藉叢爾夷方以增大我式廓安氏俯首戎索如笠豚籠鳥又不敢蠢爾騷動以顯與我抗衡矧在蜀在黔總屬

天朝土宇非如珠崖燕雲交州河套一失而不返之地也又非如東夷西戎南蠻北狄遠而不在掌

握之比也

朝廷如欲取之則挈之右手歸之左手是謂追其夙逋懲其舊愆天下不得議其苛如欲予之則捐其土地征其稅糧是謂舍所無用償所有用天下不得議其寬如謂予之嫌於過縱取之嫌於過刻則斟酌於取予之間地予安氏而令其輸糧以自贖則撫臣之議不拂又糧止三百而再令加輸以益蜀則督臣之意亦不拂天下事一偏觴則交滯一調停則兩全第在

皇上片語處分而數年將士勤勞群臣紛爭議論兩省生靈命脉皆於一時造之福矣天下無不了之局亦無不決之議只今播賞已行播界未結再有好事宵人陰陽交媾其間如熊守學宋鵬周以德之爲興訛嫁禍煽起事端異時雖追咎始事之人亦何及哉善乎按臣李時華之言曰播事始禍甚微起於三五被害之人成於一二喜事之臣然天下事未有不繇微至著者今安順臣之舉業已著矣願

皇上之蚤定計也伏乞

皇上親裁議播諸疏如止張八冊等處查議未明事極易處即望

皇上毅然

宸斷顯示

德音可取則取可予則予或取而不取予而不予則量益其錢糧以示包茅之誼統惟

聖明裁奪而又亟

允四川按臣近疏將口舉道鎮官議處並將生事起釁奸人行彼處撫按嚴行究懲庶國體夷情兩歸至當而播亦得以全安矣

臣按此時播賞已行播事未決皆爲撫臣督臣各持意見而

廟堂無灼然主張如李泌其人者定其猶豫耳

萬曆三十二年十一月十一日

山東道御史錢桓一本道臣勾夷起釁按臣情迫詞危懇乞

聖明亟賜議處以警儉邪以弭夷患以全

國體事臣惟播曾構難調兵轉餉費已不貲國幾爲頓幸藉

天威震疊一朝授首此正戢戈橐矢與黔蜀休養之時也不謂創有清彊之議遂成築舍之謀遷延

四載未有結局臣初猶以見有參商無非爲

國或可原也迄於今則朋謀勾引駕言投獻而夷聲自此始矣近見四川按臣李時華揭帖累數千言摘發遵義道崔應麒及通判鄧弘烈等勾引雅夷安順臣事至爲詳悉令見者髮豎眦裂臣翻閱其事開端三十一年其用意遠矣結構羅學茂等數人其布署廣矣夫未來則許之爵土旣來則犒之牛酒給之廩糧其招致亦多術矣即搜出羅學茂家書揭與崔應麒之諭帖鑿鑿有據乃猶飾詞強辯而曰非勾引也將誰欺欺天乎此等掩耳盜鈴之事縱使幸而成功且大辱

國體而貽笑外夷况安曾疆臣夙號強悍其能甘心隱忍不憤憤一圖報復也邇聞安曾發兵追趕人情騷動雖幸貴州戒嚴尙不敢過河一步乃其釁端業已萌動倘相持日久又釀成楊曾之故事彼應麒者庸詎非禍首乎乃督臣王象乾控制三省肩此重任凡事關軍國謂宜開誠布公與各撫按諸臣虛心密計務期得當以報

國詎謂亦中懷壬之術縱容順臣數數往來恬不爲怪復以此嘗按臣而強人以從己耶彼勾引夷目此何事也黔蜀凋殘此何地也

國帑空虛此何時也尙堪無端構隙又遭軍旅之變乎若謂封疆之臣不得不爭亦須於是非輕重

之間一熟計之夫水西地界今所爭者止張八冊蕞爾之土豈能增我式廓有之匪重無之匪輕甚無關於要害臣以爲不必爭且安會據有此地不在平播之後而在平播之前又非得之楊應龍之手而得之其祖楊相之手業經事遠人亡臣又以爲不宜爭是爭之一字已屬無當况累年爭之不得至於勾引一夷目以求勝策斯下矣夫從來御夷惟周爲得策及觀周宣王時玁狁非茹狡焉入犯而六月之師薄言伐之至於太原以周宣中興之靈爽佐以吉甫方叔之壯猷豈威力不能長驅直擣顧僅僅至太原而止良以太原而外其地非我地其民非吾民安所事好大喜功爲象乾奈何見不及此耶且無論安會而地即播平以來楊會境土盡藉爲郡縣寧非二百年盛事乃太倉未嘗得其顆粒之用悉以遵義所入不能支其所出尙煩區處職等方竊憂之論及於此即播事始禍其間一二喜事之臣猶有餘恨復堪開疊安會而肇無窮之禍哉闔大體而爭小利忽遠圖而遺近憂甚爲象乾不取也爲今之計順臣遣回無容說矣地界一事不宜復令會勘蓋彼此矛盾豈相爲謀發言盈廷誰執其咎久而不決階之爲害大非策也徑宜斷自

廟堂可取即取不可取即予安會責令輸稅以補遵義不足之需則

國體即尊而夷情亦帖服矣若其勾引夷目道臣崔應麒爲之倡謀府臣鄧弘烈爲之附和均應以

啓豐之罪罪之其羅學茂說令投降熊守學周以德宋鵬等引見督撫皆奸人搆亂均應付治伏
乞

詳密按臣之近疏洞燭按臣之孤忠速發

宸斷於地界即

賜裁決於道府儉臣及奸謀諸黨重加懲處而於督臣王象乾望

聖明嚴諭令其黜成心銷客氣持公道濟同舟庶夷豐於是乎潛消邊疆於是乎寧謐矣地方幸甚

宗社幸甚

臣聞汲黯曰粵人相攻故其俗不足以煩天子之使此識國體者也我

國家兵力虛耗征播亦居十之三控制之術寧略無詳如養癰然不至於殺人而止則善矣

萬曆九月初六日

貴州巡按畢三才一本疆界持論不一遵

旨隨時奏